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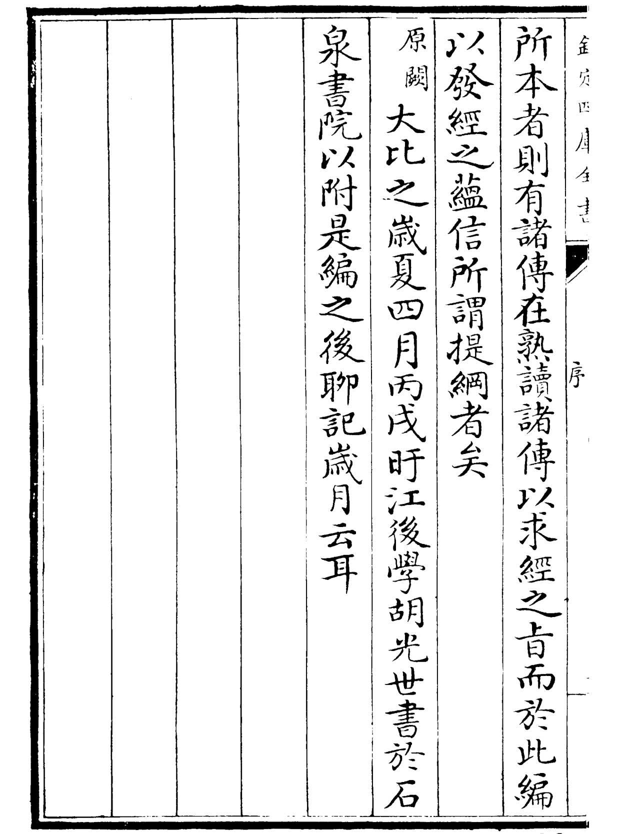
春秋提綱卷一至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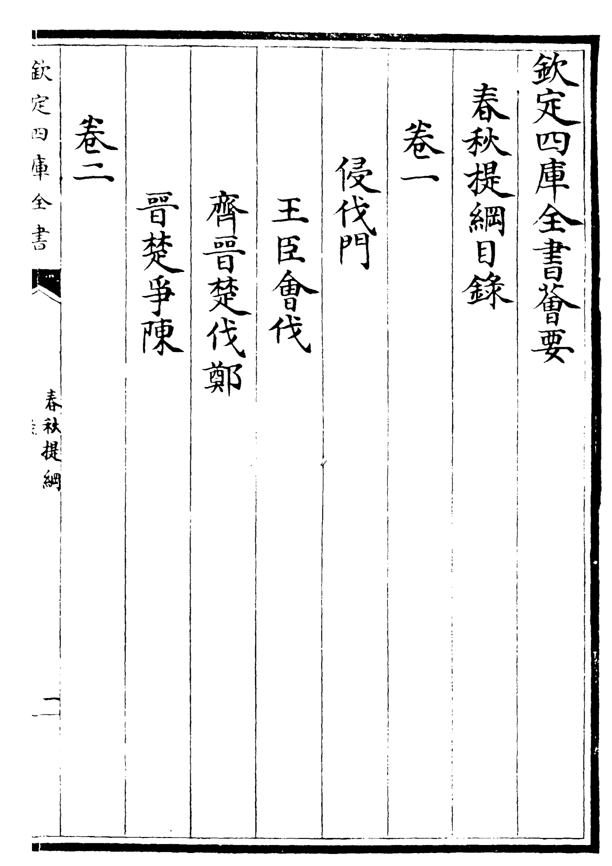
春秋提綱序

春秋一經說者亡慮數十百家其皆繪天地而圖日月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亡也愚讀是經茫無津涯及見此編隱括諸傳包舉無遺頗於聖人之意若滄海之有畔可以濟其闊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思儒者之行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自祕顧與同學是經者共之故用鋟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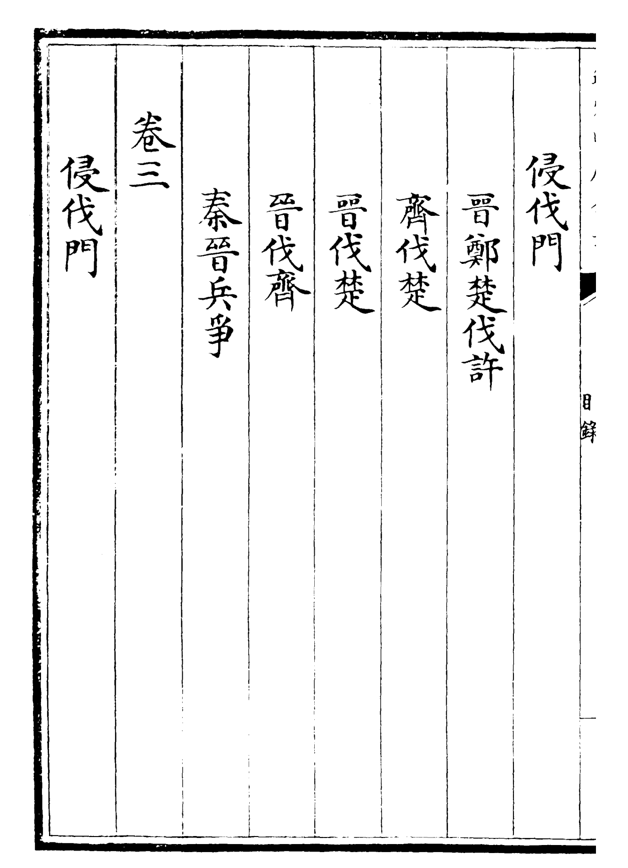
所本者則有諸傳在熟讀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以發經之藴信所謂提綱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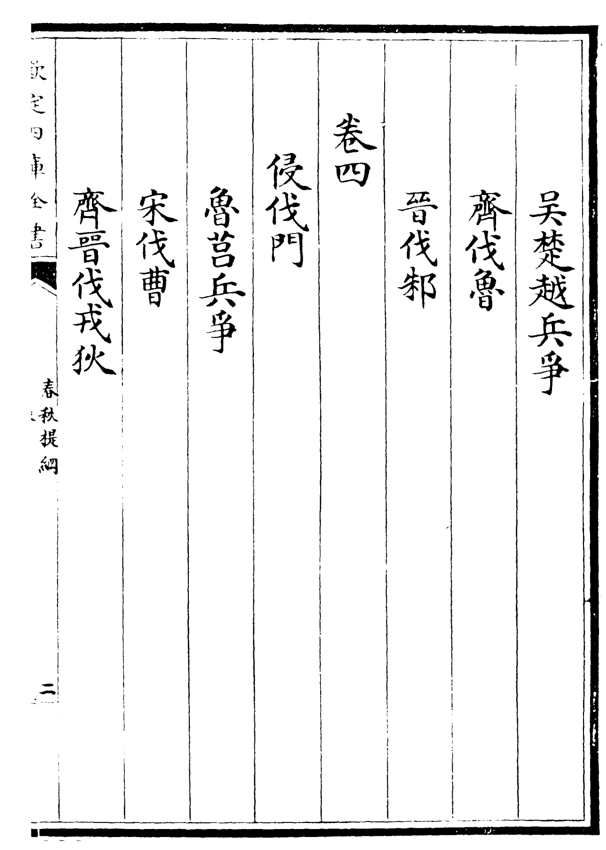
原闕 大比之歲夏四月丙戌盱江後學胡光世書於石泉書院以附是編之後聊記歲月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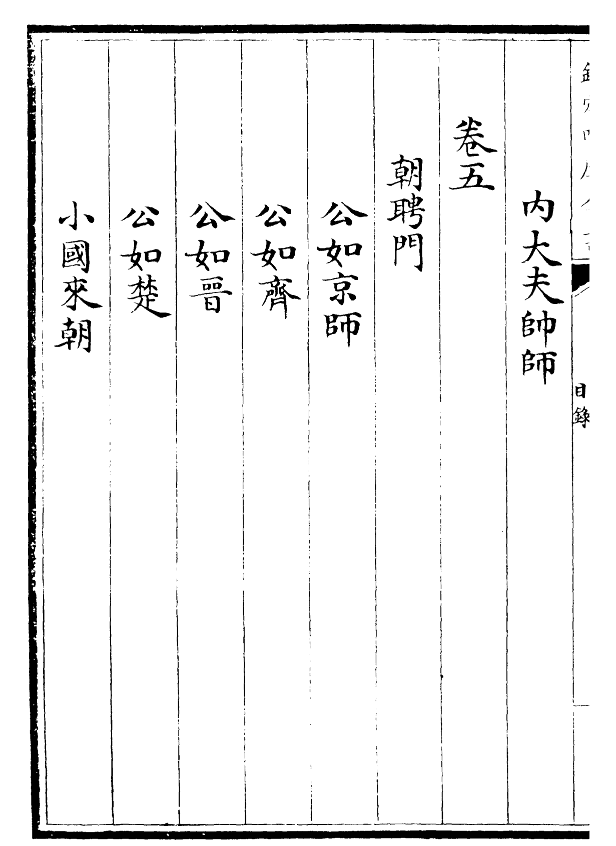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春秋提綱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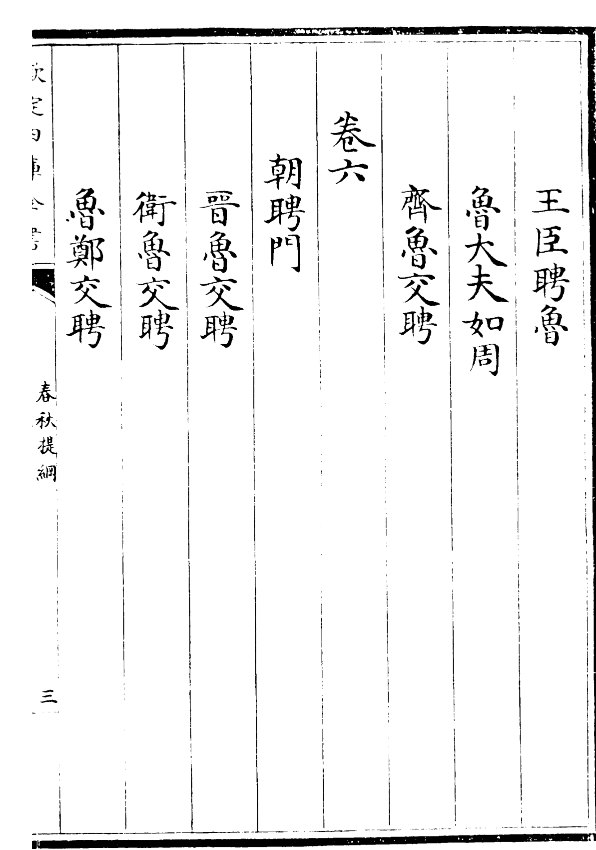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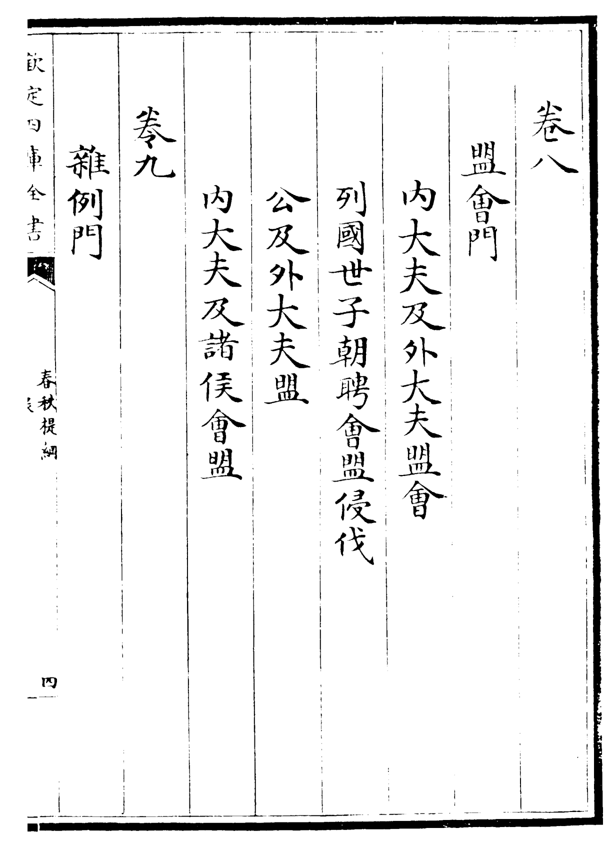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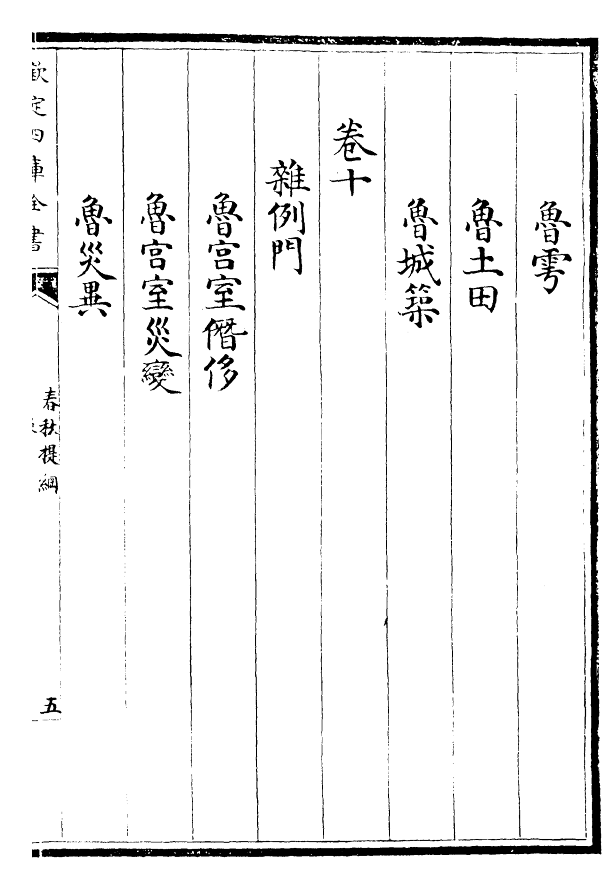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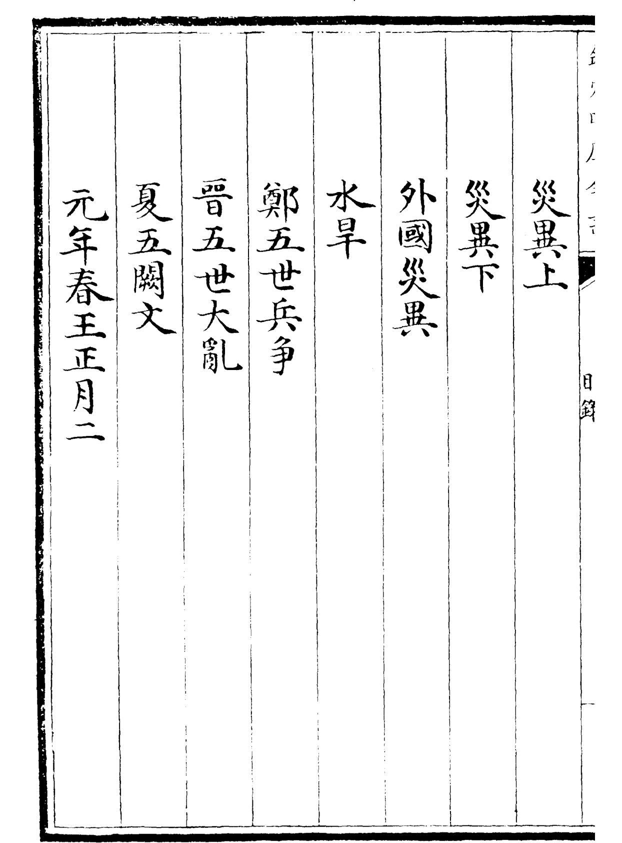
卷六

朝聘門

卷七







夏正得天二

獲麟解

論左氏

臣等謹案春秋提綱十卷宋陳則通撰分門凡四曰侵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每門之中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而題之曰例然大抵參校事勢之始終而考究其成敗得失之故雖名曰例寔非如他家之説春秋以書法

為例者比故其言閎肆縱横純為史論之體而絶無鉤棘字句穿鑿附會以破碎經義之失亦宋儒中之獨成一家者也陳應龍跋稱其如長江大河浩汗澎湃魚龍萬怪出沒其間諒矣其雜例門中論春秋為用夏正不免局于舊解耳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提綱卷一

宋 陳則通 撰

侵伐門

王臣會伐例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定四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嗚呼征伐自諸侯出其昉於春秋之何時乎小國相伐無足論也隱之四年翬會諸侯伐鄭其昉於斯時乎曰

不然此諸侯私相伐也謂征伐自諸侯出不可也鄭人以王命来告伐宋於是三國會於中丘其必昉於是公之九年也曰又不然強如齊僖詐如鄭莊緦緦然懼無以服諸侯猶借王命以臨一宋不可謂征伐自諸侯出也按詩書所載之征伐未有不稱述王命者非王命而擅伐人者叛也春秋之初特王朝司馬之失職耳典刑稍正誰敢犯哉余故曰平桓莊僖惠之春秋王室尚可為也莊公以前聖人望周之意惓惓焉伐鄭之舉京師

猶有書伐者救衛之舉京師猶有書救者莊公以後經絶無之矣王命虢公伐曲沃（隱五年）立哀侯諸侯猶有奉王命立國君者王命虢公討樊仲皮（莊三十年）諸侯猶有奉王命伐叛人者莊公以後傳絶無之矣征伐自諸侯出蓋始於齊小白圖伯之年也然則昉於小白圖伯之何年邪曰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之役也會伐非王室之事也伐者主之會者從之也泰誓曰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羣后以師畢會諸侯會武王之伐者也單伯會伐則

伐之者齊而從之者周矣經書會伐志征伐自諸侯出之始歟雖然是役也周人之所甚疑也前乎此未聞乎此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諸侯猶有會伐者也今乃堂堂天子之周而聽命於侯舅之齊不往則甚難於齊其往則甚易於周徘徊不肯發而若有所待焉諸侯伐宋於是年之春至其竟伐其邑而單伯乃會於是年之夏遷延顧望之意可見也然自會伐以後經無出伐之文矣莊二十七年天子將有討於衛而未敢討也使

名伯求媚於齊侯且請伐衛馬征伐之權倒置如此周遂無以為周矣或者不察乃謂齊侯經營伯業莫重乎召陵不請命於周為可卑不知伐宋之始未得征伐之權而請之也召陵之役既得征伐之權而遂用之也向也伐衛周人且請伐於我今也伐楚我尚何請伐於周哉推原其由單伯會伐宋天子之權一失也召伯請伐衛天子之權再失也召陵之役移於齊城濮之役移於晉勢之所趨雖欲挽而使之留不可得也嗚呼周柄雖

移諸侯猶以周目之也日久日忘則諸侯有以列國視京師者矣單伯之來其會其否權在周也自後晉召而莫敢不來矣處父救江王叔桓公與焉晉侯伐秦劉子成子與焉春秋不書甚不欲單子之事再見也鄢陵以後晉人克敵而驕憑陵京師曾不若邾杞然單伯之書猶不列於諸侯成十六年之尹子單子與諸侯同序則晉人以列國而例京師久矣一卿既會伐於十六年之秋二卿復會伐於十七年之夏跋履險阻曾未息肩是冬

單子又以會伐至爾范宣子聘魯賦摽有梅猶憑其汲
汲名師於魯也其可以汲汲名師於周哉設使匠麗之
遊不遇則王師之役固無時而已也蓋當是時晉厲暴
虐不得不從吾諒周人之心未嘗不欲收征伐之權而
力不足簞之戰鞏朔獻捷於周王曰蠻夷戎狄不式王
命王命伐之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似乎責晉
人不請命而專伐之意不思太阿之柄周移於齊齊移
之晉亦如郜鼎之移於宋復自宋而移之魯有年數矣

豈區區片辭所可請復哉抑愚閲春秋世變而思其故春秋之初王室有可為之機而沮之者二春秋之末王室有可為之機而棄之者一齊僖鄭莊馳騁東周之間專盟會伐號為小伯意王室無能為者矣一旦天子震怒自將伐鄭蔡衛陳皆其仇讎奔走從命於下執事寤生不歸死於尉氏而敢抗衡於王室猶有鬼神祝聃之矢誰為之當服春秋之上刑矣使王室有可為之機而沮之者鄭寤生之辠也寤生祿父天奪之魄威權當復

歸王室矣上下十載伯圖未興王室可為之機間不容髮王人子突救衛其善於投機者歟奈何祿父之後襄公繼之甫田一詩述其不德而求諸侯之意敢於伐衛敢於抗王五國皆有辠而齊其首者也滅紀圍郕侵欲不忌使王室有可為之機而沮之者齊諸兒之辠也自單伯會伐以後一百七十有四年諸侯迭進狎主齊盟周無復可望者乾谿之役楚始大創平丘之會晉失諸侯此皆周室可為之機特未有以發耳楚瓦不仁拘唐

蔡二君者三年唐蔡不能討楚而歸之晉晉無以合諸侯而歸之周入東周以来所無之機會也左氏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入春秋以来所未見之文也會十有八國之師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而卒止於侵楚吁陋矣哉吴興矣周不可復望矣有大可為之機而自棄之者周之皐也王師始於伐鄭卒於侵楚此王室所以為始終者也吁豈特王室之所以為始終者哉單伯以前諸侯有私伐矣單伯以後必伯主而後伐天下之有伯也

劉子以前必伯主而後伐矣劉子以後又諸侯之私相伐天下之無伯也然則劉子以後之春秋尤甚於單伯以前之春秋也又伯主之所以為始終也吁周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為春秋齊晉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為戰國

齊晉楚伐鄭例

莊十六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荆伐鄭　二十有八年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僖元年楚人伐鄭　二年楚人侵鄭　三年楚人伐鄭　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七年齊人伐鄭　二十有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

文九年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

鄭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晉人宋人衛人
陳人侵鄭　三年楚人侵鄭　四年楚子伐
鄭　五年楚人伐鄭　九年楚子伐鄭　晉
郤缺帥師救鄭　十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
伐鄭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楚子陳侯鄭
伯盟于辰陵　十有二年楚子圍鄭　十有
四年晉侯伐鄭
成三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六年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同盟

于馬陵　十有五年楚子伐鄭　十有六年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有七

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邾人伐鄭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人邾人伐鄭

襄元年晉韓厥帥師伐鄭　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八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戍鄭虎牢　楚公子貞救鄭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有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二十有四年楚子

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有六年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定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嗚呼鄭其春秋要領之國歟余按春秋陳蔡鄭許皆𨔵楚之國經書伯主謀鄭之事最詳謀陳蔡許之事最略夷狄爭鄭之事最多爭陳蔡許之事最少楚之有陳蔡

許猶晉之有宋魯衛也鄭獨介然居二大國之間而為六國之所爭笑晉不得鄭不敢過而問陳蔡許僖二十八年之圍許文十五年之入蔡宣六年之侵陳是時鄭役於晉故也楚不得鄭不敢過而問宋魯衛僖二十七年之圍宋公會盟于宋宣十四年之圍宋歸父會于宋成二年之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是時鄭役于楚故也嗚呼鄭其春秋要領之國歟蓋其國有北制之險有京櫟之固控扼其地而示天下諸侯以形勢則莫敢先動此

五伯所用武之國而南北必爭之地也齊桓成召陵之績以有鄭晉文獻城濮之捷以有鄭楚莊竊辰陵之盟以有鄭宋伐鄭而不濟則身辱於強楚秦襲鄭而不克則伯止於西戎得之者強失之者弱得之者成失之者敗獨惟一鄭焉耳鄭於春秋其關於闕中國夷狄盛衰之變豈淺淺哉余嘗諦觀齊晉楚爭鄭之事而斷以春秋之法莊十六年荆伐鄭以後鄭無心於從楚而開其從楚者吾不皋鄭而皋王文九年楚伐鄭以後鄭有

心於從晉而不專於從晉者吾不皐鄭而皐晉成十六年戰鄢陵以後襄十一年會蕭魚以前鄭始決意於從楚屢煩晉師而後得鄭者吾不皐晉而皐鄭蕭魚既會晉不復有事於鄭而楚爭之患氣焰亦少息矣東遷之初鄭莊虎視諸侯雖國邇於楚四十五年間荆人亦不敢輕犯之也莘之役以蔡侯歸脣亡齒寒鄭為之次是時鄭人席寤生之餘威遺烈且不甘心於齊以侵宋其肯屈意以從楚春秋於莊十六年書齊宋伐鄭又書荆

伐鄭其志中國夷狄爭鄭之始歟從楚不如從齊從夷狄不如從諸夏齊宋来伐鄭人從齊之計始決荆伐齊救桓公待鄭之意甚勤繼又稱伐者三堅壁不動鄭人豈不欲從楚畏犯不義天下諸侯共斥之也名陵得志雖鄭甚愚當知齊伯之為可依且國無内難何憂何懼而欲從楚哉首止之役王名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前此楚屢伐而鄭不從今也楚不伐而鄭從之非天子有命鄭不至此也新城之圍踰時不

下齊再來伐黽勉乞盟所幸召陵一役楚人不敢北向謀諸侯設使乞盟之後楚復伐鄭鄭必釋然舍齊而從之矣桓公即世鄭伯始朝於楚勇行不顧恃有前日之王命在使宋不得以伯楚得稱爵以會諸侯則鄭為之也城濮一役鄭始受盟豈忍舍疇昔久要之楚而從一旦新至之晉邪勢不得已也晉文尚在已懷反側至勤圍鄭之師推原其由鄭人不敢萌從楚之志而開其從楚者皐不在鄭而在王也狼淵之役鄭及楚平此如飽

鷹颺去之時會公于棐宴公于棐猶作飛鳥依人之態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辭氣懇懇令人惻然此果無意于晉而為之哉新城之會出幽遷喬春秋以是許鄭伯也是時伯主之權逸在大夫有齊宋之賊而不討有二扈之會而無成失鄭之臯職晉之由將諸侯而會棐林者趙盾也棐林以後晉三加鄭而稱人一救鄭而書將晉君不在諸侯不知楚莊日夜激厲北向之師不得鄭而不止自宣公之三年至十有二年楚師之加鄭者六楚

子之自行者四加以徵舒失討楚人遂得以竊伯主之權始入陳而次入鄭矣觀鄭人守陴以大臨復修城以固守甚不得已則肉袒以逆此時此情晉獨不諒之邪邲之戰皇武子猶入晉師以告楚之情則鄭之從楚出於無可柰何我克則來乃鄭之心不克遂往豈鄭之辠哉邲之後晉人懲前日大夫之失策每伐鄭多晉君之自行一伐而鄭懼再伐而鄭服鄭自是不敢貳晉者七年受楚賂而與之平辠固當討鄭伯來朝而執之誘也

行人無辜而殺之暴也鄭别立君辜亦當問是時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伐鄭毋乃燕伐燕邪推原其由鄭人未嘗無從晉之志而不專於從晉者辜不在鄭而在晉也成十五年暴隧之侵鄭固從楚明年鄢陵一勝王夷師熸此正鄭人北向從晉之機奈何鄢陵以後三舉晉師三屈王臣而鄭不來晉悼方興初年伐鄭次年侵鄭而鄭不至若曰晉厲暴虐鄭不可從悼公方明舍晉焉適成公以楚君集矢之故生死從夷子駟息肩之請

曽莫之恤楚鄭之交牢不可攻矣嗚呼召陵之役不足以堅鄭之事齊城濮之役不足以堅鄭之事晉鄢陵之役反足以堅鄭之事楚此三大役皆春秋非常之事不足以得鄭向非有悼公之才有知武之謀扳一鄭於簞路藍縷之中而置於衣裳玉帛之會鄭不胥為夷乎自虎牢大城扼鄭咽喉以臨鄭鄭人之急朝不及夕五會皆從則晉人之識地勢也自戲之同盟三分四軍以待来者楚之謀鄭愈疲而晉之謀鄭愈逸三駕不敢爭則

晉人之識兵勢也蕭魚未會屢盟而屢叛屢叛而屢伐蕭魚既會而不盟鄭人服役於晉者二十有三年則悼公之才正不在桓文下矣推原其由鄭人決然有從楚之志師勞力竭而後得鄭者皋不在晉而在鄭也故鄭人自荆伐以後受大國之兵爭一百二十有八年會于蕭魚而晉討之文絶盟于宋而楚爭之文絶外憂方弭内難疊生子孔伯有子晳之禍因仍而起直至國僑誅駟氏之年内外始寧而春秋已告莫矣抑人亦有言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春秋之初先諸侯以抗王室者鄭也春秋之中先諸侯以朝楚者鄭也春秋之末先諸侯以抗伯者鄭也人知齊晉楚之伐鄭不知鄭實自伐而後人伐之也雖然一鄭之微不足論也余讀春秋楚人伐鄭之事而深歎先王封建母弟以蕃屏周為策甚長也鄭王畿之諸侯也楚既興師以伐鄭豈不能越鄭而窺周周之於鄭咫尺耳楚莊敢問鼎而不敢取楚靈欲求鼎而不敢行豈其心之不欲哉誠畏器南則兵至環

天下之諸侯皆敵也陵遲至于戰國宗族枝葉俱落而後為秦不然周未可量也或者不察文武成康封建之力乃信王孫滿為能言之士過矣嗚呼余于楚人伐鄭而知天下之有晉余於楚人伐鄭而知天下之有周

晉楚爭陳例

僖二十有三年楚人伐陳　二十有五年楚人

圍陳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　晉趙盾帥師救陳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八年楚師伐陳
九年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十有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
陳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楚公子貞圍陳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陳侯逃歸

昭八年楚師滅陳

哀九年楚人伐陳　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吴救陳　十有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嗚呼陳胡公之國神明之後也卒汙於荆蠻其無伯也夫攷其國在禹貢豫州之東地勢四平無名山大川之

限楚若有事於陳朝發而夕至晉末之知空有鞭長不
及之歎甚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其初中國之有陳則
伯主之勢强其次中國與夷狄爭陳則伯主之勢弱又
其次夷狄與夷狄爭陳則伯主之勢去此皆春秋非常
之事夷夏盛衰之由也春秋之初陳蔡一黨偕諸侯以
伐鄭偕諸侯以伐衛列國血刃陳不受兵苐惟豺狼之
與鄰漢陽諸國荐食殆盡陳亦何恃而不恐一聞齊桓
創伯東方陳人欣然從之北杏之會與蔡侯偕大抵畏

楚故也二幽以後何役不會何盟不同陳亦藉齊以鎮撫其社稷而輯寧爾民是時楚已入蔡伐鄭而圍許四國邇楚三受其禍陳獨孑然孤立其間煢煢四顧將有無厭及我之患自僖六年楚人圍許以來陳毎有諸侯之事皆不至始使其世子来葵丘之會大盟諸侯陳又不至凜凜畏楚矣遲疑不敢正視伯主者六年宣公即世穆公黽勉從諸侯於會一旦齊桓告終於諸侯之册陳遂釋然舍齊而從楚齊之盟陳與鄭蔡實攝贊之也

原齊桓之伯陳人每懼患於楚未嘗蒙患於楚則中國有伯所以有陳也二十有三年楚人伐陳二十有五年楚人圍陳深山大澤龍亡虎逝則狸號鼪舞者時然勢然也城濮之役陳與鄭蔡左楚人之袒執干戈與晉周旋晉先楚鳴蔡鄭震恐脂車踐土之會以求免於晉而陳獨後至何邪去晉最遠自拔於夷狄者最難也文襄屢會惟晉是從如驂之靳楚不敢爭者伯主之勢強也自壺丘侵陳楚人遂敢於玩晉陳及楚平陳人遂敢於

從楚新城之會陳侯實来南北爭陳之勢已自此始宣公元年楚鄭之侵晉盾之救南北爭陳之勢已成六年晉衛之侵八年楚師之伐南北爭陳之勢未決至九年中行桓子之伐將厭陳而思棄之矣無他爭陳之事楚常得而晉常失晉常勞而楚常逸故也加以鄭人作叛作服晉不得鄭不敢問陳故寧舍陳以謀鄭書侵書伐書救奔命於一鄭自荀林父伐陳以後晉不復有事於陳者二十有三年以其志於謀鄭也借曰謀鄭急於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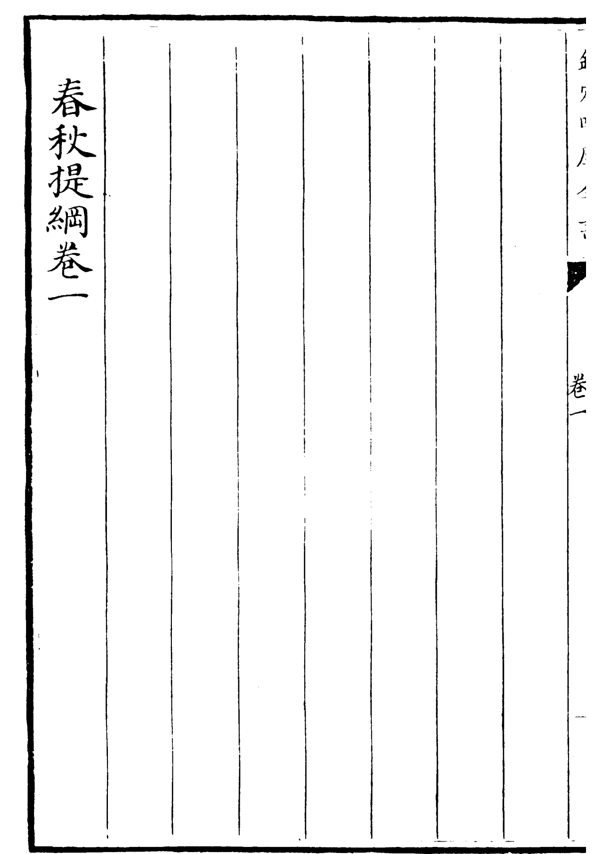
陳徵舒之罪安可不問使楚人得以籍手辰陵一盟陳人不復從會於晉晉人亦聽其服役于楚者二十有八年則華夷盛衰之勢判然矣虎牢大城而鄭始服鄭人既服而陳亦來踐土之役曰陳侯如會雞澤之役曰袁僑如會君大夫之來也緩去晉最遠自拔於夷狄最難也奈何陳不得已而來晉不得已而受得一鄭不啻已足無暇謀陳書戍陳于會戚既至之後諸侯不書諸侯之散無意於陳也書救陳于子囊來伐之後師方及陳

公即書至則諸侯之救無及於陳也襄五年公子貞帥師而書伐七年公子貞帥師師而書圍楚之謀陳者寖重晉之謀陳者寖輕書伐而晉救書圍而晉不救示陳以意而令之去耳鄬役逃歸晉不復討兹非幸其一去而不復來邪晉人曰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吾料晉人以得陳為喜不料晉人其以得陳為憂矣魯人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吾料諸侯以陳人從楚為非不料諸侯其以從楚為是矣中國與夷狄爭陳而卒不能爭者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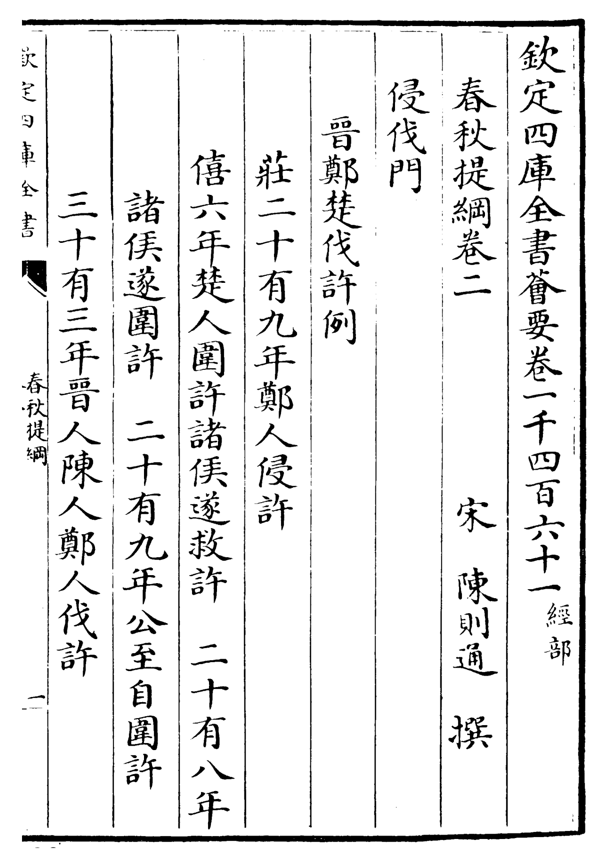
主之勢弱也厥後楚之令陳若鄗邑然弟黄之歸二慶之戮楚得以行其令弟招之放孔奐之誅楚得以行其威熊虎之滅弃疾之封楚得以行其權申之會率陳以伐吳雞父之役率陳以戰吳陳國區區以從楚挑吳哀六年吳人入伐夷狄與夷狄爭陳之禍又自此始矣夫楚人不敢爭陳於桓文方伯之世而遂敢爭陳於靈成景厲悼之時中國與夷狄爭固已失伯主之體獨奈何爭而不得而又棄之伯主之體重失矣哀十年楚公子

結伐陳而救陳者乃出於棄在海濵之吳十有三年吳會黄池而與吳爭陳者乃見於僻在荆山之楚一陳昔為中國之所有次為中國夷狄之所爭今其爭者乃出於夷狄之與夷狄不知當時伯主安在哉嘗攷陳國之顛末慨世變之升降讀詩與春秋之終而有感焉陳從齊以會北杏我莊公之十有三年也接王國之風絶丘中有麻之詩作是時王室衰而齊伯興陳從楚以盟辰陵我宣公之十有一年也接列國之風絶陳靈澤陂之

詩作是時中國弱而夷狄强楚公子申伐陳接春秋之筆絶西狩獲麟乃伐陳之明年也是時夷狄交侵而中國微嘗平心而評之奬齊桓之伯者陳也列國之會不獨陳也來吳楚之爭者陳也小國之禍不獨陳也獨惟辰陵一事進不得為北杏二幽之時退又將為虢申黄池之漸此為南北强弱之界限也陳實為之事起於陳故列國之風特于陳而絶嗚呼詩之絶猶有春秋在春秋絶吾不知其所終



春秋提綱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六十一 經部

春秋提綱卷二

宋 陳則通 撰

侵伐門

晉鄭楚伐許例

莊二十有九年鄭人侵許

僖六年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二十有八年諸侯遂圍許 二十有九年公至自圍許

三十有三年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成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伐許　四年鄭伯伐許　十有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襄三年晉荀罃帥師伐許　十有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嗚呼王澤竭伯功淺小國從夷豈獲已哉議者切齒諸侯之從夷蔡為上許次之陳又次之鄭人遨遊南北之

間者也予謂陳蔡鄭之所畏者惟楚許不惟畏楚而又畏鄭故許人始役役於齊終役役於楚多方以圖免者惟鄭人之故齊之勢力足以及許許不甘心於楚而事齊晉之勢力不足以有許許始甘心於楚而倍晉越鄭謀許晉人所難鄭若來伐晉未必救楚大而近足以威鄭且庇許矣抑人亦有言鹿死不擇音許惟強可以庇民者是從何擇其從晉與楚哉吾攷鄭人仇許之事葢自桓公之十有五年始前此十有五年太岳之祀不絶

如綫不遷其重器不係累其子弟存許以俟其他日則鄭莊之力也寤生云亡忽突爭國何暇以一許為問許莊無子穆公托兄死弟及之名不告于天王于方伯于鄭直入許而為之君經書入不順之詞也不與其乘人之約以為利也自此鄭與許仇卒為世世不釋之憾許之自為謀亦危矣齊桓創伯遠足以來江黄寧不足以得一許七從會盟三從征伐許最有獎齊之功鄭欲有事于許未免猶畏于齊于莊之二十九年潛師侵許以

修舊怨猶不敢聲許之辠而討之也齊之勢力足以庇許彼楚人憑恃其衆而必許之從夷豈許之所甘心哉櫬壁之事傳近於誣盟洮以後猶有許男按經可以見許之不從楚矣盂之役楚以子書許亦在會則齊桓没之四年也自後憑陵諸夏楚來而許助之晉文三會諸侯而朝王所許於踐土河陽不為不近惜不能自拔於荆蠻之中陷溺之為最深耳文公率會温之諸侯乘勝圍許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邪

不欲甚楚人之怒而置之也襄公不忘前怨偕陳鄭以
伐竟以無功返則晉人謀許之意怠矣救鄭之役新城
之會晉人聽許之自北二扈等盟許又不至晉人聽許
之自南僖公三十有三年以後晉不復加兵於許者五
十有六年君臣朝夕謀陳謀鄭且不暇安有餘力以及
許邪直至雞澤之盟鄭人服而陳亦来始敢興師以問
許荀罃伐於襄公之三年荀偃伐於襄公之十有六年
晉人得鄭始敢問許也許公之謀國亦曰吾邇楚而遠

晉許若從晉未必釋鄭人之憾反以召楚人之怨萬一楚伐其外鄭應其内許國之危朝露矣故從楚可以免禍於楚亦可以免禍於鄭鄭人從伯討以後畏楚不敢發者三十有八年謂許人之見重於楚也陽橋之役靈公為右於蜀之盟許人不書鄭人始知許之不見重於楚成之三年姑使子良伐許以嘗楚之救與否也一伐而不救則再再伐而不救則三冒衰絰以興戎不恤也卒使鄭許交訟不之晉而之楚子反何人乃攝士官而

聽其詞諸侯之無伯害哉成十有四年子罕來伐不得叔申之封不止也襄公之十有六年諸侯之伐許皆以大夫行鄭獨以國君會夫兵莫慘於志鏌鎁為下春秋書之曰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忍矣哉鄭伯之為此行也許男平昔恃楚臨鄭之謀卒於無成為鄭人笑是用痛心疾首告於楚庭以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此時之為此言可憐哉一旦楚有亡郢之舋鄭遂有滅許之師墟人宗社皐無所逃春秋嘗因許

而狄鄭矣於滅國夫何誅雖然楚不為無辠也鄭人本不敢興伐許之師為楚不救耳遷葉不能免則遷於夷夷不能免則遷於白羽白羽之患如初則又遷之容城凡四遷許之勞不如一救許之力黔驢之技止於此鄭不滅許何為哉紀恃魯而悞於魯黄恃齊而悞於齊許恃楚而悞於楚此可為恃人而人不足恃者之戒也或曰鄭許紛紛之訟子何以折之許曰予舊國也鄭曰予俘邑也余當以左氏之言為案春秋之初書曰鄭伯入

許春秋之終書曰鄭遊速帥師滅許當以仲尼之筆為斷余請為之辭曰滅許之皐在鄭誤許之皐在楚恃楚不事鄭之皐在許聽鄭人滅許之皐在晉

齊伐楚例

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来盟于師盟于召陵

嗚呼此一役也齊侯二十餘年之智慮所及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侵伐之所無論五伯者嘐嘐然曰桓公曰桓公其在此乎然則侵蔡伐楚書遂者何蔡自北杏以後不與會盟聲兵問辠蔡其何辭何必潛師而為侵荆自敗蔡以後屢為不道正名定辠楚當首師何必先蔡而後伐吁不然陳蔡鄭許密邇荆蠻蔡居汝水之南實為楚人門戶之蔽召陵之役陳從則宛丘之道通許從則許昌之援集鄭從則虎牢之關未閉獨蔡之即夷為齊師南北之梗吾將聲兵討蔡楚必救之救兵具至吾不

下蔡何及於楚不若輕兵以侵之蔡人倉卒聞諸侯之至不暇告楚而奔潰不可復支矣蔡道既通遂事而伐楚楚人亦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况楚人憑陵中國三十餘年諸侯莫敢南向而誰何一旦聞蔡潰而及巳倉皇四顧欲守險則陘者先君蚡冐建國之地已為諸侯有欲戰則狼顧恐江黄之議其後所以有屈完之如師與經書侵而遂伐神速而不留也伐而書次持重而不廹也来盟于師盟于召陵克敵而不驕也吁此固齊侯節

制之師而管仲教之也

晉楚兵爭例

僖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嗚呼名陵以前齊師之伐例稱人至名陵而齊君始爵名陵以前會齊師之伐例不過二國至名陵而八國始

同役二十餘年養威持重輕兵薄賦以寛民力一旦問楚力有餘而氣倍之楚人懼不敢動此召陵之偉績也余嘗論桓公中才之主無管仲則繩墨放管仲伯者之佐無桓公則他人不能用不及時謀楚且寛為二十五年規模以治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設桓公管仲有一不幸若楚何哉顧公之心未嘗忘楚第内安諸夏外攘戎狄二十五年之久猶不覺其怠遽也葢諸侯不安則楚不可圖桓公所以先合諸侯而後伐楚楚人不退則

諸侯不服文公所以先與楚戰而後合諸侯桓公沒諸侯苦楚之暴久矣盂之執諸侯不敢問泓之戰宋人不能當伐齊圍陳暴骨如莽又合四國之師環宋城下而圍之是時也其間或有強有力者出與楚戰諸侯不欣欣然視之如歸乎況城濮之役晉楚雌雄未戰先定楚師連年暴露民不獲息肩不足以當秦晉方鋭之氣子玉剛而無禮志驕氣盈不足以敵齊宋必死之鋒以驕將御疲兵多愈見其敗楚子少與之師而欲與四大國

相馳驅其勢不大懸絶邪吾諒晉人惟恐楚人之不戰也多方以怒楚始則輕兵侵曹以示楚之緩繼則重兵伐衛以聲楚之急楚人救衛果墮其謀晉遂卷甲疾趨入曹而執其君矣楚人徬徨顧盼不知所為謂晉人已侵曹矣不知伐衛之又晉侯也謂其已伐衛矣不知入曹之又晉侯也春秋屢挈晉侯文繁而不厭或者賞晉侯之功而又臯晉侯之譎與執曹畀宋楚怒已甚宛春見辱誰能堪之然後退師三舍陽以報楚子之惠陰以

示子玉之怯而鬬勃之請戰必矣以四大國之師而萃其一軍其畏不敗乎此一役也楚人請戰晉侯書及春秋誅意之筆也嗚呼齊桓屢盟屢會而後為召陵之役既得諸侯而後伐楚也晉文一戰勝楚而後為踐土河陽之會既勝楚而後得諸侯也非其時異而事不同邪然則以時而論則桓公之創伯難文公之繼伯易以事論則桓公之成功遲文公之見效速以心術論則桓公正而不譎文公譎而不正

晉伐齊例

宣十有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襄十有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

有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

哀十年晉趙鞅帥師侵齊

嗚呼隱桓之世天下之強國二莊僖之世天下之強國四成襄以後天下之強國六設吳越不死戰國之稱雄者不知其幾余讀春秋而悲天下之為戰國久矣秦楚吳越俱不足論攷齊晉兵交之由而知中國之兩強不相立也齊桓之子孫雖不足以繼伯而每每不平於晉晉文之子孫雖號為繼伯而亦不敢責備於齊齊桓伯

業已積漸於僖公小伯之時其行事之規模與汝伯之功烈大非僖公之所可望南伐强楚北伐山戎西會葵丘東會于淮三十餘年之經營天下者略徧獨晉人盟會所不及征伐所不加執虞滅虢此誰之辠略不以一矢相加遺何邪諸侯固避晉之強也孝公銜取穀之怨合晉師以却楚豈料城濮一勝晉伯遂成踐土翟泉兩會偕来吾諒齊人本心必有勉强不獲已者矣我伯國之餘也縱自輕奈辱先君何自後晉人大盟大會齊君

大夫不復從者四十有六年齊人不道虐執天子之使辱我叔姬憑陵我西鄙魯人兩告於晉晉不一問於齊晉之視齊猶向也齊之視晉也齊惠結魯以抗晉魯宣舍晉而事齊天下幾有兩伯郤克使齊齊晉之憾始開斷道一盟齊魯之交始散一笑興師生靈何辜春秋書七大夫戰一齊侯鞌之敗吾不為齊侯羞為列國之諸侯羞也齊以師徒撓敗之餘少殺其勢俯首帖耳於蟲牢馬陵之盟自是以後黽勉聽命豈其本心慼之役以

國佐至打之役以崔杼會晉亦喜於得齊何暇屑屑計此哉悼公五會三駕諸侯親往齊獨以世子當之晉亦苟焉不敢為責備之語光列於諸侯卒使齊人得以藉口蓋其平日憤憤不平之心不欲晉伯勢力不至不得不來悼公末年伯心稍倦則有我北鄙之伐平公新立溴梁之盟高厚已有異志矣十有七年君伐我而圍桃臣伐我而圍防非以弱魯正以陵晉平公合十二諸侯環其城下而攻之經書同圍蓋仲尼特筆之文以著齊

桓不道之皐也繼是澶淵商任沙隨等會莊公又親辱於諸侯矣雖然齊猶未也以勢力强大之齊而役役於地醜德齊之晉豈其甘心哉沙隨之明年伐衛伐晉以報東閭之役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生平修怨之志始快致春秋自非秦晉世世之讎誰敢執戈而與晉角晉人曰晉楚齊秦匹也楚人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宋之盟戰國之兆也嘗記景公如晉飲酒投壺晉人已有齊君弱吾君歸弗来矣之言至名陵侵楚以後諸

侯相顧莫敢先叛齊及鄭盟于鹹及衛盟于沙又及魯盟于夾谷率衛侯次于五氏于垂葭以伐晉而諸侯遂無伯矣嗚呼諸侯之有伯固非王室之幸諸侯之無伯又豈世道之福春秋於五氏垂葭之役不書伐而書次聖人重絕晉之文也晉國將分莫適為主至哀公十年趙鞅始帥師侵齊以報之亦足以見公室之大弱晉固失伯景公輕躁如此豈得為諸侯盟主哉徒以促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且夫齊國之大不減於晉晉文之

盛不及桓公後世子孫惟悼公稍有聲績其餘齊晉數君不大相遠晉獨得以世伯者大抵其國以教訓獎拔風俗人才世出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韓范趙魏之徒支持伯業與春秋相為終始此亦晉人深憂遠思之意以齊桓之事為覆轍也桓公有管仲而無繼所以無世伯之資景公有晏子而不用所以無復伯之績孰謂區區伯業而可無人為之乎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齊桓其有焉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景公其有焉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晉文其有馬

秦晉兵爭例

僖十有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原河西之地）三十有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函關之地）

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河西之地杜云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不書地）三年秦人伐晉（傳云取王官及郊杜云皆晉地王官在河東）四年晉侯伐秦（傳云圍祁新城杜云秦邑按祁新城在河西）

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傳云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杜云令狐在河東與刳首相接十年秦伐晉傳云春晉伐秦取少梁按地在河西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傳又云夏秦伯伐晉取北徵按地在河西杜云縣屬馮翊十有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按地在河東其縣實蒲坂之南

宣元年晉趙穿師師侵崇秦與國二年秦師伐晉傳云遂圍焦杜云晉河外邑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不書地無傳十有五年秦人伐晉傳云次于輔氏杜云晉地按地在河外

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傳云諸侯貳故也不書地十有三年

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傳云戰于麻隧按地在河外

襄十年晉師伐秦傳云報其侵也不書地　十有一年秦人伐晉傳云濟自輔氏杜云自輔氏渡河在河外　十有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傳云及涇不濟按涇水出安定至京兆高陸縣入渭

嗚呼秦之先其得為諸侯乎車鄰一詩美秦仲也以字

配國無爵命之稱不過春秋邾儀父蕭叔之類然秦之强大實始於此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已欲漸進於諸侯矣然而猶未也襄公將兵平戎取岐豐之地受顯服駟鐵之詩有曰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國人始尊之曰公終南之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國人始呼之曰君又且矜其車甲以討西戎駸駸為西方之强矣然而猶未也盟會不同聘問不通春秋七十有五年未有以秦事見經者方是時天下惟齊楚為强而晉亦未之聞也

至僖公十有五年書曰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增天下之強國而四此春秋之降而戰國之萌也歟是役也秦伯首戎晉侯書及春秋以晉侯之志為此戰也獲晉侯若匹夫然吾甚為諸夏羞前此春秋秦晉略之一旦以夷狄獲諸夏之君其威足以動天下矣是年晉侯歸不書春秋不予夷狄專廢置之權也首納夷吾齊桓猶在繼納重耳穆公已有伯視諸侯之心豈料城濮一勝晉執牛耳穆公已有憒憒不平之志與晉周旋一無所得大

恩易怨人情之常春秋於圍鄭之役晉文貶而人之秦穆貶而人之志二國兵爭自此始矣晉文艱難險阻十有九年穆公畏晉猶隱忍而不敢發襄公新立未免以童稚目之不聽蹇叔千里伐人襄公出其不意衰絰即戎要諸殽而敗之穆公始謂晉文不死矣殽陵悔過若不自容奈何秦誓猶新遂為彭衙拜賜之師晉師才報是冬晉人伐秦又為濟河焚舟之役言出自口而又食之皆其不能懲忿窒欲之過至文公四年晉侯伐秦秦伯始踐

誓言斂兵不報春秋以是髙穆公也康公不顧晉甥之愛納不正以伐其喪趙盾不顧先蔑之請不謝秦而與之戰春秋於令狐之役兩責之康公不悛又興忿兵以伐晉文之十年春秋於是再狄秦矣河曲以後俱無足論但晉自失伯秦亦不競十有六年楚人秦人滅庸兩雄始為犄角之勢楚雄於南與晉抗伯秦強于西以為楚援自是秦之伐晉者四蓋以分晉人治楚之師晉之伐秦者乍勝乍負無大得志焉爾春秋深惡二國之爭

韓原之戰猶舉秦爵戰殽以後凡將無君大夫皆書人者春秋所以狄秦也僖之三十有三年書曰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晉猶自别於姜戎宣之八年書曰晉師白狄伐秦晉卒無别於白狄春秋所以狄晉也二國兵爭六十有九年直至襄公十有四年伐秦之役二國兵爭之文始絶晉尚有志於諸侯秦人不復濟河而東矣傳載秦哀公救郢却吳惟此一事外未聞加兵於諸侯閉關不出務農訓兵坐以待天下之釁其為志豈淺淺邪

他時囊括天下之規模已在此矣蓋嘗讀書至此覘秦人之用心非諸侯及也且夫未有秦風以前秦猶附庸之微也秦風數詩詳著秦室始大所以列為諸侯之始未有秦誓以前秦猶諸侯之雄也秦誓一篇深許穆公悔過所以進為王道之漸詩以諸侯許之書以王道許之春秋兩以國挈秦者所以惜其終為夷狄之歸春秋非固以夷狄待秦者岐豐之地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襄公一以勇力驅之慷慨激烈忘生輕死讀修我甲兵與

子偕行之詩令人壯而悲之夫周自后稷公劉世世積德至武王而有天下秦自秦仲襄公世世積威至始皇而有天下計其修短亦積德積威之所致也嗚呼春秋之晉至戰國而分為三三晉至始皇而合為一不特為三晉嘆可為諸侯嘆不特為諸侯歎可為一周歎秦之亡抑不足歎也已

關曰焦曰瑕曰華陰曰華陽曰桃林曰桑田皆在關之左右者也秦師之由陸常必由之所謂殽有二陵乃函谷之間也按地理其關東接澠池西連華嶽北濵河渭南鄰西虢自東

陵至西陵凡三十五里東則峻阜絶澗車不得方軌西則石坂十有二里險絶不異于東殽此天之所以限雍豫之地

河

曰涇曰汧曰麻隧曰劉首曰令狐曰桑泉皆在河之左右者也秦師之汎舟之役必由之案其地理河之西謂之龍門西河而涇屬渭汭之水入焉河之東謂之太原岳陽而覃懷衛漳之水入焉其西有韓原有少梁城有莘城有北徵有郃新城皆近於彭衙者其東如晉陽如歷山如涑川如王官如解梁城皆依于河曲者河水瀰瀰一派自北而南此天所以限冀雍之地

彭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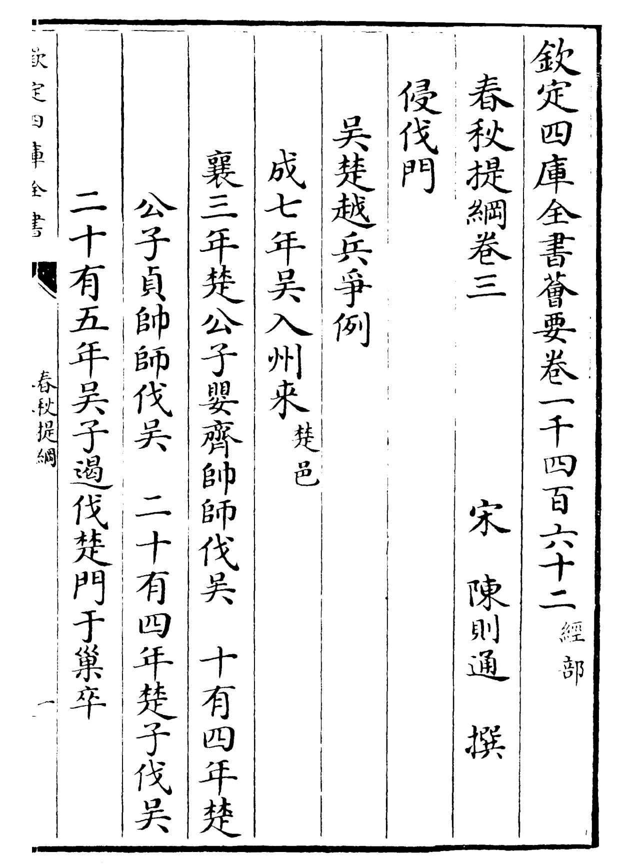
昔文王親迎于莘在洽之陽即此彭衙之地　秦師自雍以伐河西凡七百餘里而

至彭衙　按地屬郃陽縣西北有城

河曲

昔成湯伐桀升自陑即此河曲之南　按地屬蒲坂縣之南　秦師自雍以伐河東凡六百五十餘里而至河曲

春秋提綱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六十二 經部

春秋提綱卷三

宋 陳則通 撰

侵伐門

吴楚越兵爭例

成七年吴入州来楚邑

襄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　十有四年楚公子貞帥師伐吴　二十有四年楚子伐吴　二十有五年吴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十有三年吳滅州來　十有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二十有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二十有四年吳滅巢　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二年吳伐越

定二年楚人伐吳　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

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五年於越入吳　十有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

哀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三年於越入吳

嗚呼甚矣晉人之以計中吳也始則教吳之叛楚而通其交終則俟楚之釁吳以絶其好甚矣吳人之以計中楚也始則攻楚之與國而令其疲終則去楚之與國而令其孤至今讀春秋者徒知吳病楚而已不知其謀楚

之巧徒知晉通吴而已不知其譎吴之深也我宣公之八年楚人疆舒蓼盟吴越而還吴之為楚役舊矣吴未始叛楚也而教之叛楚吴未知戰陳也而教之戰陳吴未嘗會諸侯也而誘之會諸侯蒲之役不至雞澤之役不會踰海求好此非吴人之本心鍾離善道戚相之㪅會中國每汲汲馬於吴者以晉方謀鄭楚驟爭之念諸侯莫可以制楚獨吴居肘腋能為楚患晉唯恐吴之釁不亟也州來之入吴始挑怨于楚鳩茲之克楚復結釁

于吳兩雄相持莫肯先下晉遂得從容三駕以伐鄭楚不敢爭者畏強吳得以議其後也蕭魚以後楚方忿吳不復問鄭晉已得鄭不復恃吳昔也拘而進之滕今也麾而置之地特未有辭耳襄公十有三年吳伐楚喪釁日已稔晉之謀國者亦曰吳日有事於楚不幸楚伐吳吳請師以救吾其能興師數千里以救之乎又不幸吳伐楚吳請糧以濟吾其能告糴於諸侯以予之乎從之我疲於奔命不從吳易以生怨不如因其伐楚喪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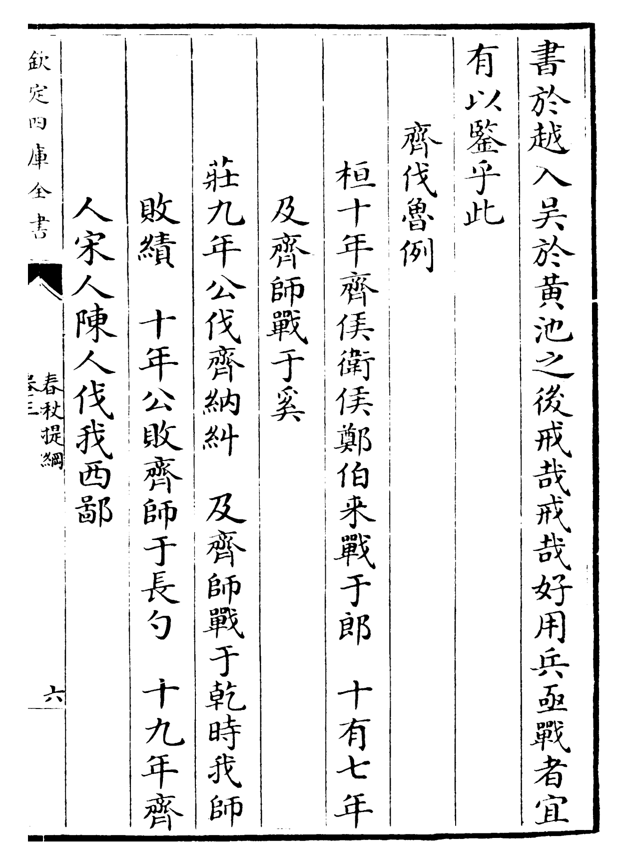
退之我直彼曲不復有辭矣故十有一年會蕭魚十有四年會于向者晉不復恃吴故也不然無瑕可以戮人襄之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同伐鄭喪使鄭人得以藉口尚何責於區區蠻夷之吴也哉此吴人墮晉人計中者也噫孰料楚人墮吴之計也哉楚無陳蔡鄭許則不能抗衡北方無荆州羣蠻則不能自保其國隨人叛則不得志於漢東庸濮叛則申息之門不啓僻在荆山與蠻雜居號為長雄一有反噬徬徨四顧吴直海濵一微

國耳以封境之大孰與楚以兵力之強孰與楚一旦伐巢伐徐又入州來楚人之右臂幾斷一伐以子重（襄三年）再伐以子囊（襄十四年）東奔西救竟不得息肩子囊將死（襄十四年傳）凛然有朝夕及郢之憂然猶大夫奔命未聞楚子之親辱于吳也襄二十有四年楚子伐吳以無功返吳人自此有輕楚之志二十有五年吳子攻巢殪於一矢吳人自此有不戴天之讎非楚斃吳則吳斃楚不止也然前此楚人兩以大夫一以國君伐吳未聞楚子罷諸

侯以有事於吴也楚靈怙其强暴卒會申之諸侯大而若陳若蔡若許小而胡沈頓夷之屬疾鞭而戰之明年又驅徐越而来謂目中必無吴矣卒不得志而去又明年薳罷有房鍾之敗楚人罷勞轉徙忘寢與食卒不能堪而為乾谿之事則吴人以計疲楚之效也熊居以来吴張益甚向者伐巢今遂滅巢向者伐徐今遂滅徐向入州来今遂敢於滅州来而楚人之藩籬空矣一戰于長岸而楚師敗再戰于鷄父而六國之師敗楚人之黨

與盡矣吴且用伍員之計多方以誤楚楚人自往伐於
定公之二年諸侯不来吴巳策楚之在其掌握中矣柏
舉之役春秋不書入楚而書入郢者楚以羣蠻為國羣
蠻盡則惟郢存焉耳傳自伐郯以後侵楚伐楚歲不絶
書經獨不書吴伐楚之文惟諸樊隕巢書伐楚以致其
志其他書入州来滅州来滅巢滅徐而遽以入郢書者
吾是以知楚人以諸蠻為國也雖然吴方在楚越又入
吴何禍亂之相尋至此邪楚靈率諸侯伐吴越大夫壽

過會其役楚子率舟師略其疆越大夫胥犴出勞王則越之仇吳楚實使之昭之三十有二年吳始以伐越書定之五年越始以入吳告十有四年越又大敗吳于檇李上國諸侯方以吳為憂不知東南又有一越矣勾踐歸玉帛于吳歸臣妾于吳如豢牲牢俟日而用之黃池之爭未已越已輕兵間道造其國都矣此又非越人之以計中吳邪嗚呼吳以計中楚越又以計中之吳以力勝楚越又以力勝之春秋書於越入吳於柏舉之後再



書於越入吴於黄池之後戒哉戒哉好用兵亟戰者宜有以鑒乎此

齊伐魯例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来戰于郎　十有七年及齊師戰于奚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九年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僖二十有六年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鄰弗及　齊人伐我北鄙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文十有五年齊人侵我西鄙　齊侯侵我西鄙

十有七年齊侯伐我西鄙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襄十有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十有六年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
圍成　十有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
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十有八年齊師伐
我北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二
十有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二十有五年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定七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齊國

夏帥師伐我西鄙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十有一年齊國書帥師

伐我　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

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嗚呼魯天下之望國也立乎諸侯有冠冕佩玉之氣象

諸侯之所尊敬而未有謀害之者齊我乎大邾莒我乎

小之三國者曷爲屢以侵伐書邪攷之經邾之伐我必南鄙邾在魯之南者也莒之伐我必東鄙莒在魯之東者也齊之伐我必西北鄙齊在魯之西北者也然而邾小於莒莒小於魯俱非魯之所畏服焉者獨齊視魯爲大其爲魯患亦不細予得而備論之春秋之初齊魯爲敵國齊不弱魯不足以強齊春秋之中齊晉爲敵國魯不恃晉不足以庇魯春秋之末齊吳爲敵國吳不得魯不足以伯吳齊強而魯之衰也晉強而齊之衰也吳強

而晉之衰也此三變不直係之魯王室諸侯中國夷狄之盛衰皆於此焉係吁可畏哉魯入春秋首交邾宋次挾蔡衛與齊鄭為敵國鄭來輸平正以離宋魯之黨繼盟于艾又以合齊魯之交伐宋入許何役之不從至桓公之三年又使姜氏撫有其國人見齊君之汲汲於魯不知魯國之強正齊君之所甚忌也郎之戰胡為乎來哉奚之役何辭以加我哉不過加兵於魯以弱之也猶有公于彭生拉幹之事安得而加之公不惟弱魯而又

弱周莊公不於此時礪復讎之戈低首下心忍與之周旋諸兒既死春秋始有公伐齊之文不書納糾人或疑其復讎上書納糾下書葬齊襄公子同萬古有餘辠矣乾時之敗公幸而免既為公諱師敗績尚何足諱哉我師敗績之後魯弱不可復振長勺之勝無補於事齊伯將興魯何能為役役會盟猶未免於三國之討至孝公齊少懦矣西鄙之侵來不敢禦追又不敢及僖公之恥莫大乎以一國畏矣此非懲莊公乾時一敗而然邪齊

又不道伐我北鄙且國内豈不足乃畀畀然使東門遂奔荆蠻以請師雖有伐齊取穀之功不足以葢用夷變夏之辠魯乞師於諸侯春秋不書此特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魯之哀可歎也巳晉人世伯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晉是望齊人两侵一伐晉曾不以手援之淞及宣公甘心向齊會於齊朝於齊從伐莱於齊惟得免於討之為幸晉人畏齊晉之匹兵出勝負猶未可知文十有五年齊人侵魯明年魯受齊盟晉置齊魯於

不問者二十年郤克忿帷房一笑之辱請伐齊不許請以其私屬不許無他畏齊晉之匹也斷道一盟方爾北鄙之伐何為臧宣叔如晉乞師其時郤子為政溥言往愬逢彼之怒不然晉人豈肯為魯出師邪魯人掃竟興師四卿並出此一役也將封疆社稷是以若其不捷晉之表裏山河固無害魯在齊之宇下其危哉其患顧不特西鄙北鄙而已春秋内大夫會伐例不過一卿此書四卿帥師會晉郤克見魯於是役凜凜也一戰勝齊遂

取汶陽魯則快矣齊君之怒猶未已也以晉故蓄怨於魯而不敢泄者三十有二年悼公末年晉伯已怠平公新立未狎諸侯襄十五年以後齊侯伐我者四而書圍者三高厚伐我而書圍者一繼又用大師以加之我者一春秋稱君皐其君也稱其大夫皐其大夫也稱師皐其師衆也此所以致諸侯同圍之師歟余謂魯之仰晉也常急而晉之救魯也常緩文十五年齊人病我不即救後二十有二年始有𥨊之師非救魯也郤克為婦人

之笑辱也襄十五年齊又伐我不即救後四年始有東閭之役亦非急魯也唯荀偃之妖夢是踐也襄之二十五年崔杼来伐齊人摩厲以須莊公矣不善之積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昭公暨平齊魯得以無事景公乘晋氏之失伯也兩使國夏来伐我定公於是為夾谷之會向暨齊平猶不得已今及齊平我欲之非不得已諸侯無伯之辭也齊方得魯豈料吳人勢強力大又有過於齊者哉哀公八年吳伐我為城下之盟而還魯自是役屬

于吳不敢闕二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又會吳伐齊吳㠯魯而魯往會之也艾陵之戰上書公會吳伐下書齊及吳戰而公不與焉者豈非吳人伐齊未知其曲折但使魯人鄉導之乎是故吳之伯魯成之也余不暇於邑於吳而獨於齊魯乎責備之春秋自僖以來齊人侵伐之筆相望於史魯獨三書侵以報之兩書至以危之魯畏齊不足以為魯矣自哀以上書齊人伐我西鄙否則伐我北鄙鄙者猶有遠魯之辭哀十一年獨書國夏

帥師伐我已有直至城下之辭齊之廹魯已不容魯矣雖然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亦不必論春秋吿夕晉伯已衰齊當伐魯而失之者一魯當伐齊而失之者亦一季氏逐君君自歸於齊使齊人鳴鐘鼓以討意如之辠復昭公於國執意如歸之京師則天下之伯當不在晉而在齊奈之何信梁丘據之邪言而止為惠不終齊之失伐魯者一也陳恒弑齊夫子沐浴而朝請討之使魯人建旆於齊問簡公之故以魯之衆加齊之半何患不克

天下之伯當不在諸侯而在魯柰之何制於三家之權臣而止則見義不為魯之失伐齊者一也嗚呼齊魯而如此將王者之事不止一伯耳孟子何以曰春秋無義戰

魯伐邾例

隱七年公伐邾

桓八年伐邾　十有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

僖二十有一年公伐邾　二十有二年公伐邾

取須句及邾人戰于升陘　三十有三年公

伐邾取訾婁　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　遂城郚　十有四年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襄十有五年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七年邾人

伐我南鄙　十有九年晉人執邾子　取邾

田自漷水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六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七年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嗚呼魯之於邾三舉焉黨強而凌弱不義間大而伐小不仁舍内而圖外不智藐焉一邾介於齊宋魯之間將恃大國之安靖已翦為仇讎豈惟邾之舉吾讀春秋初

年之簡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公伐邾深歎夫春秋諸侯之盟俱不足恃也春秋之初宋魯一黨五年邾人鄭人伐宋六年鄭人来輸平而魯猶未能忘情乎宋也故為宋伐邾以媚之鄰國相望擇其強可以托交者是從魯之執事豈其顧盟桓十有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矣春盟而秋伐之盟安在哉左氏於隱七年之伐邾為宋討於桓十七年之伐邾為宋志然則魯宋役耳邾人兩受魯盟無一足恃自後凡伯主齊盟之外不復

受盟於魯者一百六十有五年則黨強陵弱不義之罪隱桓二君實當之北杏之會邾人實来齊伯三十餘年邾魯之境得以少事宋襄代興曹南之盟（僖十九年）邾首從之介恃宋公以憑陵諸侯蕞爾小國乃使鄫子會盟執鄫子而用之邾不有宋何恃乃爾鄫魯之親也魯以宋人方伯之故猶未之問奈何又討須句（傳僖二十年邾人滅須句）舉皡濟之祀而墟之魯至是始不能堪矣僖二十有一年楚執宋公于盂公乘齊伯之不復也宋人之有楚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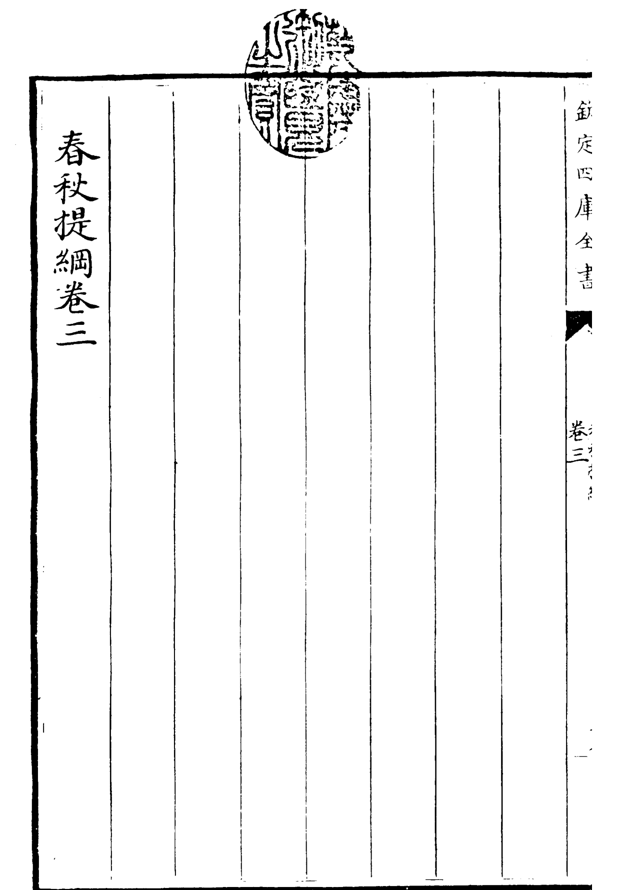
今年伐邾明年又伐邾嗚呼邾可伐也魯獨為無辜邪春秋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果以伐邾為是則僖公宜得崇明祀保小寡之褒矣今其書但與伐國取邑之辜同則魯君之利在於取須句不在於復須句邾取而邑之魯又取而邑之耳春秋誅意之筆可欺也哉升陘之役春秋諱之僖公乘時僥利自取喪師之辜大為諸侯羞追晉重耳告終（僖三十三年）之明年秦師新退公伐邾取訾婁猶未快也又有襄仲之師晉驩告終（文七年）之明

年嫡嗣未定文又伐邾取須句猶有懼也又為城郚之役未免間大國以凌虐小國文十有四年邾有南鄙之伐我自惠伯之師二國之憾未釋也不五年邾子来朝宣元年邾豈忘前日之怨而下魯哉是時宣公折節事齊而邾亦齊屬也以齊故邾魯釋憾僅僅十年乘齊有恵公之喪伐邾而取繹宣十年遽使子家如齊謝伐邾之罪人亦有言抑君似鼠晝伏而夜動則間大凌小不仁之臯僖文宣三君實當之成公以後邾常役於齊齊服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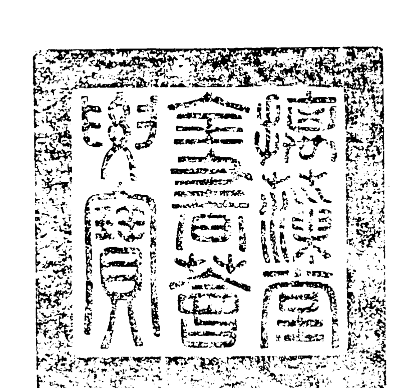
則邾亦服魯五年齊與蟲牢之盟邾子明年來朝十七年齊與柯陵之盟明年邾又來朝無他齊服於晉故也齊君叛晉則邾亦叛魯襄十五年齊侯伐魯郚之北則邾人攻其南無他齊叛於晉故也受命於齊而來伐魯邾人之辠猶滅於齊魯告於晉晉人為執邾子（襄十年）亦足矣魯何為而奪之地取邾田自漷水亦多矣魯何為而又伐其國（襄二十年仲孫速伐邾）蓋是時三家專政公若不聞公直寄生之君耳襄公（二十一年）在晉季孫敢受庶其之地

昭公在乾侯季孫又納黑肱之邑三十一年襄公以後邾多叛臣襄二十三年邾畀我昭二十七年邾快唯魯受之唯春秋誅之歷見其以惡黨惡之辠隱公行朝禮于魯奔定喪于魯將何以辠哀公元年一卿伐之二年三卿復伐之魯擊柝聞於邾一撮之土寧不相容向取邾田猶以漷水為限今自漷以東并取之且曰及沂西田取而言及浸淫無厭之辭也不思公室四分為日久矣雖取百邾無益於魯沂漷何為舍內圖外不智之辠襄昭以下之君實當之

余嘗論之魯之取邑於邾為多魯卿伐邾於哀為多至哀公七年書曰公伐邾嗚呼魯自宣公十有八年公自出伐之文絶矣今公伐邾不知公之為季孫歟季孫之為公歟以邾子益來不知公之為邾子歟邾子之為公歟吾不忍言之也



春秋提綱卷三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葉大奇